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他怀着经典现实主义的雄心和志向，确信从人的性格和命运中，可以洞见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

败节草

李佩甫◎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败节草

李佩甫◎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败节草 / 李佩甫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新世纪作家文丛)

ISBN 978-7-5354-8381-2

I. ①败…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268号

策 划: 刘学明 尹志勇

责任编辑: 黄海阔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20.3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80千字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 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刘学明 尹志勇

主 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执行副主编：康志刚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20世纪的1992年至2002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7辑，出版了67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20世纪文学，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67本，已是21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7年以前的1992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59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

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入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

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

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 90 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 后”和“70 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能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朝内

新世纪 作家文丛

目 录

001	041	098	132	181	213	241	253	269	303	311	316
寂寞许由	败节草	学习微笑	无边无际的早晨	黑蜻蜓	画匠王	满城荷花	麻雀在开会	红蚂蚱 绿蚂蚱	他热热地托出来一个世界	李佩甫创作年表	获奖情况

寂寞许由

一

相传，在上古尧舜时期，中原腹地有一高士，名叫许由。

此人农耕而食，重义轻利，广有贤名。尧帝知道后，要把君位禅让给他。许由不愿做官，就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了。

不久，尧帝又想请他做九州长。这一次，许由听到又要让他做官，以为耻，赶忙跑到颍水边洗耳去了……从此，许由赢得了美名，也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许由洗耳”的成语。再后来，就被人们传为隐士的鼻祖了。

然而，此事却被当时另一位隐士巢父嘲讽。好像是说，洗什么耳呀？别脏了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愿做官的人么？他不过是做秀罢了。

大意如此。

二

我要说的是，我是做过几天官的。

在一个刚升格的县级市当一副市长。准确地说，三年。挂职。

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挂职”？挂职就是从上边直接派下去的，没有走必要的选举程序。当然，走也是要走的，简化了。挂职又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我是虚的。就是说，我所谓的挂职，是以作家的名义去体验生活。

这是一个坐落在中原腹地的县级市，下辖十九乡、六镇，当年总人口八十七万。原为天仓县，一九九四年升格为天仓市。此地属北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16.2 度；日照时间 2134.7 小时；年无霜期为 237 天；年平均降雨量为 727mm；域内共有 31 条过境河流；土壤主要分潮土、褐土、砂姜黑土三种，适于耕种。况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集，可以说，千年来几乎每寸土地都经人工修饰过，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是产粮食的地方，所以叫天仓。

在这样一个地处平原、四通八达的县份里做“官”，不客气地说，前前后后最先让我记住的是两个字。或者说，只有这两个字给我印象最深——“钻挤。”

“钻挤”是平原上的土话，也是对天仓人的形容。最初，我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完全是贬义的：“钻”，我首先理解为钻营，或者说的不择手段；“挤”呢，怕也有加塞儿、抢先之意吧？把“钻”和“挤”拼接在一起，这就又加重了一层。那就像是把脑袋削尖了当钻头使，自然是很不堪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离开天仓之后，每当我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都不由得会心一笑。是啊，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钻挤”这两个字所涵盖的意思，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有时候，它就像是一本大书，需要细细咀嚼。还有的时候，它就像是天空中的一道闪电，会叫人肃然起敬。

说实话，这两个字，会让我想到一个人。这人姓郭，名守道，大个子。最初，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姓郭，我也就叫他老郭。记忆中，他身高骨寡，袖手面寒，就像是竖着的一捆麻秆。是的，我记住了他的脸。他那一双瘦脸，只有结了黑紫血痂的嘴唇是厚的（有人说，他脸皮也厚）。还记得，他常年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局促的灰西装，打着一条连乡人们都很不屑的、已分不清颜色的领带，脚上穿一双沾满灰尘的旧皮

鞋，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总是风尘仆仆、一蹶一蹶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还有，他的咳嗽极有特点，很像是一面张扬的、扯烂了的破旗。

一想起这个人，我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的、碎片一样的记忆。最难忘的，是他那劈柴般的咳嗽声。是呀，他是我挂职天仓、到任的第一天，第一个来拜访我的当地人。

记得，他说：我写过诗。

那天，我是中午到的。天仓四大班子，出动了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把我从省城接到了天仓。按地方上的规矩，市委市政府搞了一次接风酒宴。我这人平时是不喝酒的，但初到地方任职，不得不入乡随俗，也就象征性地喝了几杯。酒是本地的接待专用酒，名为“三泉春”。后来我才知道，本地人对此酒有句顺口溜：三泉春，算龟孙，看你晕不晕？！我就是喝下了几杯“三泉春”后，头昏脑涨，一觉睡到了傍晚时分。

傍晚，当我拉开门的时候，见一黑乎乎的人影儿在门前“谷堆”着。（“谷堆”为象形词，也是本地土话，意为“蹲”）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他忽一下蹿起来了，半山一样，吓我一跳。尔后，他慌慌地伸出手来，很熟的样子，说：李市长，我老郭呀，老郭。

我怔怔地望着他，匆忙间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凉，摸上去糙糙的。那时我的酒劲还没完全散去，头晕乎乎的，就说：“噢噢，你好，你好。”

老郭说：“呀呀呀，老天爷，早就盼你来。你可来了。你是作家，跟他们肯定不一样。分工了么？你分工管啥？”

我迟疑着，不知他是哪路“神仙”，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刚到，还没分呢。”

他不容置疑地说：“那你得赶紧要求分工。一定要分工。你得有自己分管的口……”

紧接着，他突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李市长，我有个项目。大项目……闹好了，我给咱文化上捐一个亿！”

他一下子就把我吓住了。一个亿？老天，一个亿是什么概念，他也真敢说。我上下打量着他，一时间，我觉得这人满嘴跑舌头，很不靠谱。

接下去，他愣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有点突兀地说：“我、我写

过诗。”

我支应着“嗯”了一声。“写过诗”是什么意思呢？

他很认真地重复说：“真的，我发表过诗。一九七七年，在《中原民兵》上，八句！”

那时，我的目光正落在“诗人”的腰上——一个穿西装的人，裤腰上却系着一条红布带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四十八岁，是他的本命年）……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他的话里，意思很多。

是啊，时光仅仅过去了十三年。十三年后，我对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这时候，仅郭氏家族名下的资产，就有一百一十七亿之多。

三

坦白地说，我是以排名第八的副市长，挂职于天仓市的。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蝉声落了，暑热也已退去，几经周折，我们四位作家下去挂职的要求终于批下来了。我们四个人，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下派到了四个县份。我分的是天仓。挂职前，组织部门专门找我们谈过话，要求我们十天内到任。尔后，其他三位都先后被接走了，独独我一个人还在等待。那年秋天的雨水大，且旷日持久。在绵绵的秋雨中，我等得不耐烦了，就通过一个朋友，打听了一下天仓的情况。在我之前，天仓市已有了七位副市长，我若去了，排名第八。看来，天仓市对“老八”并不欢迎。

是啊，平白多了一位副市长，还要安排吃、住、行。况且，来的也不是什么要害部门的人……天仓不欢迎也是正常的。

两个半月后，待秋意深了些，“老八”终还是被派下去了。这里边有些曲折，我不想多说了。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电影院里曾演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第八个是铜像》。这有点谶语的意思。可我知道，我注定不会成为“铜像”。因为，我是挂职。

我说过，挂职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大凡挂实职的，大多是从上级机关派下来、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他们经过基层的锻炼，

回去后是要提拔的。也有的就此留下来，修成正果，由副而正，成为地方大员。而我则是以作家的名义下来体验生活的。所谓的副市长，只是给一个名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挂靠”。

虽然只是名义，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在我到天仓的第二天下午，就由本市的常务副市长老薛陪着，到市人大常委会走“程序”去了。老薛个子不高，炮弹型，说话大腔大口的，人却极精明，一看就是从基层熬出来的。在他领我从市政府往“人大”去的路上，他告诉我说：“屎，别紧张，走个程序。”

那时天仓刚刚由县升格为市，市政府和市人大都还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政府和人大隔了一道花墙，一个被称为东跨院，一个被称为西跨院。从东跨院到西跨院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进了会议室，我发现人大的常委们已被通知来了。据说一共十六个常委，来了十二个，过了半数。跟众人握手之后，我才发现常务副市长老薛的胳膊窝里还夹着两条烟，那烟是用旧报纸裹着的。当着众人，他把烟的封包拆开，一包一包分别甩出去，笑嘻嘻地说：“吸着。吸着……李市长到任了，大家都清楚，走个程序。”

众人都嘻嘻哈哈地把烟接过来……一一回道：知道。知道。

这一刻，我的脸不由红了。是的，我有些汗颜……说实话，我不是官员，此时此刻竟也有了“加塞”的感觉。虽说是“走程序”，也还是要讲票数的。万一人家不投我的票，我也没办法。可我毫无准备，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怦怦跳着，竟有些惶恐、茫然。我甚至不清楚，薛市长拿来的烟是他自己的，还是用公款买的，这就是“人情”啊。

尔后，薛常务重重地拍了我一下，点点头，就大步走出去了，留下我“走程序”……

往下，“走程序”也快。也许是那两条烟起了作用？“人大”十六名常委，到会十二人，我算是……全票通过。就此，我这个副市长就算是正式当上了。

当我走出西跨院时，怎么说呢，心理上竟然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走路时，腰杆稍稍地直了些，硬硬的。这时候，每每遇上有人打招呼，称我为李市长时，我点点头、鼻子会哼一声，很轻。

天是蓝的，阳光很好，小风有些凉意，不知不觉我额头上的汗消了，很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薛市长。薛常务站在新粉过的东跨院砖圈的花墙外，正在训斥一个人。

薛常务是站着的，那个人是蹲着的……此刻，薛常务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快速地移动着，暴跳如雷！薛常务用手指着那人说：“三舅，你要不是我舅，我管你那烂脏闲事？！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啥项目？啥狗屁项目？啊呸，狗鸡巴倒灶！——日八嚓！（据说，这句“日八嚓”是当地民间最为轻看、最为贬低人的一句土话。）……你把一家人都坑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会儿三奶子在画匠王正搦着脚脖子哭呢。”

走近些，我才发现，那人竟是老郭。老郭在地上蹲着，蹲着的似比站着的还要高些。可他就那么憋着，一声不吭。

薛常务发完火之后，突然蹲下来，递过一支烟去，又给老郭点上火。两人吸着烟，薛常务苦口婆心地说：“三舅，听我一句，收收心吧。好好教你的课，别再瞎胡跑了。我说话算数。你好好当你的民办教师，过两年逮住机会，我就给你转了……到时候，你就成正牌的国家教师了。你可一定听我的，别干那些‘日八嚓’事了。”

老郭小声辩解着什么，又从那黑挎包里拿出一沓合同纸来，抖手送到薛常务眼前，说：“我有专利，国家的专利证书……”不料，薛常务把烟往地上一拧，跳起身来，说：“你咋是个死榆木疙瘩？非一头撞到南墙上？啥项目？不听，我不听！……”说完，他站起就走。

这时，一阵小风吹来，老郭摊在地上的文件纸被风刮走了几页，他张皇地爬起身，跌跌撞撞地追那几页纸片去了。

晚上，在市政府小食堂吃饭时，我问：“薛市长，那老郭，是你舅？”

薛常务一怔，说：“谁舅？你是说郭大个儿吧？那是个失心疯。屎，驴尾巴吊棒槌，八竿子打不着。”

在平原，凡是跟姥姥一个村，比自己长一辈的男性，是要统称为“舅”的。这不是亲戚关系，只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社会关系的一种尊重。这我明白。

提起老郭，薛常务告诉我说，此人是他姥姥村上的人，画匠王的。论起来，七拐八绕的也算是跟薛常务多多少少沾一点面子亲。他还说，这是

个能人，干啥会啥，早年学过木匠、漆匠、泥水匠，还会画毛主席像呢。原是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口才好，课也教得好。就是邪性。

薛常务说：“这不，疯了。他家盖得好好的两层楼，里外三新，卖屌了。领着一家老小住在烟炕屋里，张风喝冷的……他是急发财，迷到茄子地里去了。”

听了这话，我就更觉得这老郭的确是不靠谱，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四

天仓曾是个有点古风的县城。

那时，天仓还没有大面积的扩容，老县城的“四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仍还残存着一点旧城墙的遗迹。城内像点样子的街道仅有那么几条。十字街、榆树街、衙前街、文庙街、马道街、人民路、幸福路……城内有三景：一塔、一庙、一桥，算是古迹了。塔是清代的，有乾隆的御碑；庙是文庙，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又叫“三教合一”；惟那一桥，是没有的。那桥记录在清代的县志上，上述此地有一景叫“高桥揽月”。那桥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据民间传说，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说来，“高桥揽月”这一景观是很有文学意味的，这应是天仓人想象力的极致了。

我在到任的第四天晚上，悄悄地从市府大院里走出来，逛了大半个天仓县城。

秋深了，我独自一人，在天仓的大街上漫步。天色已晚，大街上人来车往，行色匆匆，一个个脸紧。灯光下，一街两行的店铺正准备打烊，只有饭馆的生意还红火。这时候，我看见了写在临街墙上的一行大字：“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旁边一面墙上写的是：“枪杆刘电话：4848488”——（这是宁死也要“发”么？）是啊，这年头有谁不想富呢？人人都想富。

走着，我贸然想，一个市长（当然，副的），走在大街上，竟然没一

个人认得他？是啊，天仓的百姓并不知道他们这里又多了一个副市长，多一个少一个跟他们也没啥关系……况一个写字的，下来挂了个职，虽然也期望着做点什么。可你又能做什么呢？这么想着，就有些尴尬。

就这么走着，我一直在琢磨那个“高桥揽月”。桥在哪里呢？明明没有桥，史志上却有这么一个“高桥揽月”……这很像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因为你无法想象那桥的高度。可这能说明什么呢？这又想说明什么呢？很奇怪。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究竟走了多远，走了几条大街，只是见灯光就走，见黑暗处回头。当我转来转去，穿过一条斜巷，走过一个卖花圈的铺面之后，竟然走到了市医院妇产科的后门处。这时候，在一根电线杆下，我又看见了老郭。

老郭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地上映着一个长长的影儿，旁边还停着一辆破自行车。他袖着手、跺着脚，没头苍蝇似的，像是在等什么。

我迟疑着。说来，我跟老郭还不算熟，就是到任那天见过一面，该不该主动打个招呼呢？可这时，老郭却跑过来了。他巴巴地迎上来，很热切地说：“李市长，喝罢汤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声。我知道，“喝罢汤”就是吃过晚饭的意思。当然，这是旧日的乡村记忆，是典型的中原乡村农民的口吻。

老郭说：“出来走走？”

我说：“走走。”

这时，老郭又巴巴地望着我，问：“李市长，分工了吧？你管啥？”

我笑了笑，略显尴尬地摇摇头。

老郭急切地说：“你得争取呀。你是上边派下来的，你要求分工，他们不敢不分……李市长，我那个项目，可全指望你呢。”

我说：“你不是跟薛市长有亲戚么？他可是常务副市长。”

老郭悻悻地说：“这厮人……不说他了。一点儿忙也不帮。”

我说：“我下来是体验生活的……”

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被老郭打断了。老郭说：“市长啊，你整天在书房里囚着，地方上的事你不懂。你是不分工管点啥，就没人理你了。你得赶紧要求分工，你一定要争……”